



海明威全集

流动的飨宴



〔美〕海明威 著

雪茶 译
俞凌娣 主编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海明威全集

流动的飨宴

A Moveable Feast

〔美〕海明威 著

雪 茶 译 俞凌娣 主编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流动的飨宴 /（美）海明威著；雪茶译. — 北京：
现代出版社，2018.6

（海明威全集 / 俞凌娣主编）

ISBN 978-7-5143-7132-1

I. ①流… II. ①海… ②雪…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09914号

流动的飨宴

著 者 （美）海明威

译 者 雪 茶

主 编 俞凌娣

责任编辑 杨学庆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64245264（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cnpitc.com.cn

印 刷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5

版 次 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7132-1

定 价 30.0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序

众所周知，海明威是一位生活经历异常丰富的知名作家，同时也是一位在世界上享有盛名并且写作风格鲜明的文学大师。海明威复杂的生活经历描绘了他所有作品的故事曲线，也构成了他作品中丰富多彩的主题。

首先，就个人浅见，有必要剖析一下海明威的成长经历。海明威出生于美国芝加哥以西的一个郊区城镇，人口并不密集，因此给了海明威一个平静、安逸的童年生活。幼时的海明威喜欢读图画书和动物漫画，听稀奇古怪的故事，也热衷于缝纫等各种家事。少年时期，他更喜欢打猎、钓鱼，内心充满了对大自然的好奇与敬畏，这一点在他多部作品中都有体现。在初中时，海明威为两个文学报社撰写了文章，这为他日后成为美国文学史上一颗璀璨的明星打下了基础。高中毕业以后，海明威拒绝上大学，他到了在美国媒体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堪城星报》当了一名记者。虽然他只在《堪城星报》工作了6个月，但这6个月的时间，使他正式开始了写作生涯，并且在文学功底上受到了良好的训练。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海明威不顾家人反对，毅然辞掉了工作，去战地担任了一名救护车司机。战场上的血流成河，令海明威极为震惊。由于多次目睹了战争的残酷，给海明威的创作生涯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灵感。在他早期的小说《永别了，武器》中，他进行了本色创作，揭示了战争的荒唐和残酷的本质，反映了战争中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残杀以及战争对人的精神

和情感的毁灭。1923年，海明威出版了处女作《三个故事和十首诗》，使他在美国文坛崭露头角。1925年，海明威出版了《在我们的时代里》这一短篇故事系列，显现了他简洁明快的写作风格。继而海明威出版了多部长篇小说和大量的短篇小说，令他成为美国“迷惘的一代”作家中的代表人物。《老人与海》获得了1953年美国的普利策奖和195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将海明威推上了世界文坛的至高点，可以说，《老人与海》是他文学道路上的巅峰之作。

其次，海明威的感情生活错综复杂，给海明威的作品增添了大量的情感元素。海明威有过四次婚姻经历，这些经历赋予了海明威不同寻常的爱情观。司各特·菲茨杰拉德曾打趣道：“海明威每写一部小说都要换一位太太。”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竟然一语成谶。世人皆知，海明威有四大巅峰之作，分别是《太阳照常升起》《永别了，武器》《丧钟为谁而鸣》和《老人与海》，在时间上，他的确先后娶了四位太太。据考证，1917年海明威和一位护士相爱，但是不久后，这位护士便嫁给了一位富有的公爵后代。海明威对爱情始终抱有完美主义，所以这样的结局令海明威无法接受，甚至愤恨。因此，海明威常常将女人比作妖女，这一点在他的多部作品中有所反映。1921年，海明威与他的第一任妻子哈德莉结婚，但是婚姻观的差异最终使两人分道扬镳。不得不说，哈德莉对海明威的文学创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她的帮助下，海明威学会了法文并结识了著名女作家斯泰因。这段时期，海明威佳作不断，哈德莉却毫无成长，这促使了两人的婚姻关系更加恶劣。1926年海明威出版了《太阳照常升起》，这部小说使他声名大噪，也间接宣告了海明威与哈德莉婚姻关系的破裂。1927年，海明威与第二任妻子宝琳结婚，两人在佛罗里达州

和古巴过了几年宁静而美满的婚姻生活。海明威在这几年中完成了他的不朽名作《永别了，武器》。然而，没过几年，海明威对宝琳开始厌倦，他遇见了他的第三任妻子——战地女记者玛莎。最开始，海明威以玛莎为荣，并为她创作了《丧钟为谁而鸣》，令人叹息的是，这对最为相配的夫妻也在1948年结束了婚姻关系。海明威的第四任妻子维尔许是一名战时通讯记者，研究分析政治和经济形势，为三大杂志提供背景资料。婚后，维尔许放弃了自己的工作，专心照顾家庭，但这仍未给两人的婚姻关系带来一个美满结局。1961年，海明威在家中饮弹自尽，享年62岁。

对大自然的喜爱之情和对生命的敬畏丰富了海明威小说五彩斑斓的主题，纷然杂陈的情感生活和不同寻常的生活环境造就了海明威作品中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因此，海明威的每篇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新闻及书信都有着鲜明的个人风格。海明威用最简洁明了的词汇，表达着最复杂的内容；用最平实轻松的对话语言，揭示着事物的本来面貌。他的每部小说不冗不赘，造句凝练，丝毫没有矫揉造作之感。即使语言简洁，但是海明威的故事线索依然清晰流畅，人物对话依然意蕴丰富。海明威曾这样形容自己的写作风格：“冰山在海里移动之所以显得庄严宏伟，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的部分露出水面。”这无疑是个非常恰当的比喻，十分形象地概括了海明威对自己作品的美学追求。海明威最开始创作了众多短篇小说，使他在文坛新秀中占有一席之地，后来《太阳照常升起》的出版，奠定了他在“迷惘的一代”代表作家中的超然地位。“迷惘的一代”是美国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涌现的一类作家的总称，他们共同表现出的是对美国社会发展的一种失望和不满。他们之所以迷惘，是因为这一代人的传统价值观念完全不再适合战后的世界，可是他们又找不到新的生活准则。海

明威将“迷惘”这一形容词表现得淋漓尽致，他用深刻而典型的对话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青年的彷徨与迷惘的心声书写出来。可以说海明威的大量文字都散发着战时与战后美国青年对现实的绝望。海明威不止竭尽所能地发挥着对“迷惘”的认知，同时也表现着他内心的“硬汉观”。海明威一向以文坛硬汉著称，他是美利坚民族的精神丰碑，代表着美国民族坚强乐观的精神风范。在《老人与海》中海明威用风暴、鲨鱼等塑造了一个“人可以被消灭，但是不可以被打败”的硬汉形象，同时也反映了海明威英勇、坚定的生活态度。海明威的众多作品中不仅充斥了“迷惘”“硬汉”等思想，不可忽视的还有他对自然与死亡的理解。作为一个对生命有着独特理解的文学大家，海明威形成了对死亡的坦荡、豁达的人生态度。《午后之死》就明确指出：“所有的故事，要深入一定程度，都以死为结局，要是谁不把这一点向你说明，他便不是一个讲真实故事的人。”海明威想要表达“死亡是人生的终点，任何人不可逃避”这一观点。《老人与海》中也有海明威对自然生态的想法，海明威利用圣地亚哥、环境、鱼类的关系形象地阐述了：人不能过于追求物质享乐，要尊重自然、节省资源、保护生态环境，才能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总之，海明威光彩夺目的主题思想和艺术风格都在探究着人类文明进程中对生命的思考。

海明威的创作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发展变化过程。在海明威早期的作品中，海明威表达了对西方资本主义日趋腐朽的绝望和内心痛恨战争的不满情绪，文字中蕴藏着一种悲观和颓废的色彩。海明威在创作中期才改变了这种思想，开始对西方资本主义和战争的本质有了新的认识，这是海明威心理历程上的一个重大发展。海明威的后期作品依旧延续着早、中期的写作风格和迷惘情

绪，但是比早、中期的作品反映的情绪更加明显。值得一提的是，海明威的创作中也充斥了大量的意识流和含蓄表达，从而使读者在真假变换中感受到人物或强烈、或浪漫的内心世界。

为了方便海明威文风的欣赏者了解海明威，我们特出版海明威全集系列丛书，内包含海明威的多部小说、书信、新闻稿、诗等作品。读者可从中感受到海明威享受心灵的自由却求索不得的无奈，也可感受到海明威对内心对生命最强烈的回响。海明威的作品无论在中心思想层面，还是语言风格都有其独到之处，因此他的作品读来令人回味无穷。对于欣赏者来说，要具备独特的艺术鉴赏力和审美修养才能发掘海明威“海面下的宏伟冰山”，从而产生更多对生命的思考。

目 录

圣米歇尔广场上一家雅静的咖啡馆	1
斯泰因小姐垂教	6
“迷惘的一代”	16
莎士比亚图书公司	23
塞纳河上的人	27
虚假的春天	32
一项嗜好的完结	41
饥饿是有益的磨炼	46
福特·马多克斯·福特和魔鬼的门徒	54
出了一位新学者	62
和帕散在圆顶咖啡馆	68
埃兹拉·庞德和他的“文人会”	74
奇怪的了结	80
一个注定将死的人	83
埃文·希普曼在丁香园咖啡馆	89
一个邪恶的特工人员	96
司各特·菲茨杰拉德	100
兀鹰不愿分食	125
尺度问题	132
巴黎永远没有个完	137

圣米歇尔广场上一家雅静的咖啡馆

随后，坏天气就来了。往往秋季一结束，这种天气总会不邀而至。夜里，我们^①只好把窗户关得严严实实，免得雨水灌进来，而窗外凛冽的寒风则毫不留情地把壕沟外面广场上的枯叶卷走。落叶浸透着雨水，颤抖着、翻滚着，风驱赶着潇潇落下的雨滴扑向靠在终点站的庞大的绿色公共汽车，业余爱好者咖啡馆里人头攒动，里面闷热的空气在窗户上留下一层薄薄的雾，玻璃模糊不清。这家咖啡馆气氛阴郁，经营得很差劲，周边几乎所有的酒鬼全都拥挤在里面，反正我是绝对不去的，因为那些人身上臭气熏天，脏得要命，酒醉后发出一股酸臭味。经常去业余爱好者咖啡馆的大部分男女总是醉醺醺的。只要他们还有钱买醉，就是这样，一瓶或者半瓶，总之不来点葡萄酒是不会罢休的。店里大肆宣传许多名字十分古怪的开胃饮料，但毕竟喝得起的人不多，除非喝一点好酒垫底，然后把葡萄酒喝个醉。人们管那些女酒客叫作 Poivrottes，就是“女酒鬼”的意思。

业余爱好者咖啡馆是穆费塔路上的藏污纳垢之所，这条出奇狭窄、超级拥挤的杂货街直直地通向壕沟外的护墙广场。旧公寓里每层楼梯旁都有一间蹲坑厕所，在蹲坑两侧各有一个刻有防滑条的水泥浇成的鞋形踏脚，踏脚是凸起的，用来防止房客如厕时不慎跌倒，这些厕所的污物都冲到污水池里，而到了晚上，污水池臭烘烘的粪便即被抽到马拉的运粪车里。夏天，所有的窗户都敞开，我们会听到抽粪的声响，闻到刺鼻的臭味。运粪车要么是棕色，要么是橘黄色，当臭气熏天的运粪车在勒穆瓦纳红衣主教

^① 指作者和第一任妻子哈德莉·理查森（1891—1979）。她比海明威大八岁，1920年两人相遇，1921年9月两人结婚，1921年至1926年定居巴黎。

路缓缓行过时，那些装在轮子上由马拉着的圆筒车身，借着月色，宛若布拉克^①的油画。然而，业余爱好者咖啡馆却无人清扫，门口张贴的禁止酗酒的条款和惩罚的法令已经泛着黄斑，沾满蝇屎和蚊虫尸体，根本无人理睬，这门口的一切就像那些来找乐子的顾客一样，身上永远散发着难以消散的怪味。

刚下几场寒冷的冬雨，这座城市变得更加糟糕，眼前到处是令人沮丧的场景，高大的白色房子再也看不见顶端，只见昏暗潮湿的街道，刚刚打烊的小店铺，卖草药的小贩，文具店和报摊，技术平庸的助产士，还有诗人魏尔伦^②去世的旅馆，顶层有一间我处理事务的房间。

到顶层去要走六层或八层楼梯。屋里很冷，我知道我需要去买一捆细柴火，再来三捆铅丝扎好的半截铅笔那么长的松木劈柴，用来从细枝条上引火，当然，还需要一捆带着潮气的硬木，这样，火才能生起来，让屋里变得暖和一些，这得花不少钱呢！我走到街道的对面，抬头看着雨中的屋顶，看看烟囱是不是在冒烟，冒得怎么样。一缕烟也看不见，我想也许烟囱是冷飕飕的，密不透气，当然，也有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况，室内可能已烟雾弥漫，燃料白白燃烧了，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我继续冒雨向前走，经过亨利四世中学、古老的圣艾蒂安山教堂和寒风凛冽的先贤祠广场，然后拐到右边去躲避风雨，一直转到圣米歇尔林荫大道背风的那边，一直向下经过克吕尼老教堂和圣日耳曼林荫大道，最后，我好不容易来到圣米歇尔广场上的我熟悉的一家雅静的咖啡馆。

咖啡馆里温暖、干净，而且老板对人特别和善。这里的气氛实在令人愉快。我脱下旧雨衣，挂在衣帽架上晾干，摘下那顶被风雨打湿的旧毡帽，挂在长椅上方的架子上，然后要了一杯牛奶

① 布拉克（1882—1963），法国著名画家，立体派创始人。

② 魏尔伦（1844—1896），法国抒情诗人，在文学史上，他是从浪漫主义诗人过渡到象征主义的标志。在他的代表作中，明确的含义和哲理是不存在的。他的第一部诗集《感伤集》，从技巧上来说，纯粹是模仿了象征派诗人波德莱尔。

咖啡。服务员端来了咖啡，我从上衣口袋里取出铅笔和纸张，便开始写作。我笔下的故事发生在密歇根北部，故事发生时的天气和现在一样，朔风肆掠、寒气逼人。我经历了少年、刚成年和青年的三个时期，早已见过这种秋风萧瑟的景象，在这里写这种景象，一定比在另一个地方写得好。也可以这么说，我必须让自己的心到另一个地方去。就像某些生物一样，在这里发芽成长，但是种子却要到别的地方去。可是，小说里的小伙子都在喝酒，我也感到喉咙干渴，随手叫了一杯马提尼克^①朗姆酒。天冷，喝着这酒觉得特别醇香。我继续写着，感到浑身非常惬意，真是谢谢这杯马提尼克朗姆酒，它使我的身心在瞬间暖和了许多。

一个姑娘走进咖啡馆，独自在一张靠窗的桌旁坐下。她长得很漂亮，脸蛋像新铸的钱币一样光亮动人，当然，前提是如果人们用嫩滑的皮肉和被雨水滋润过的肌肤来铸造硬币。她的头发乌黑发亮，犹如乌鸦的翅膀，修剪得线条分明，斜刘海儿微微地贴在她的额头上。

我静静地看着她，我承认她扰乱了我的心神，使我变得异常兴奋。但愿我能把她写进笔下的这个故事里去，甚至是别的什么作品中也好。显然，她在等人。因为她的位置说明了一切，坐在窗边，既可以看到门口，又能看到街上。于是我继续写作。

每个作品，只要写了开头，它仿佛就会自动发展，为了配合它的步伐，有那么一会儿我真是绞尽脑汁。我又叫了一杯马提尼克朗姆酒。每当我抬起头来或者用转笔刀削铅笔，任凭刨下的螺旋形木屑掉进酒杯下的托盘中时，我总忍不住要多看一眼那位姑娘。

我遇见了你，美人儿，不管是哪个幸运的家伙让你如此等待，不管今后我还会不会再遇到你，现在你是属于我的，我清楚自己此刻的心跳。你是属于我的，整个巴黎也都属于我，我则属

① 马提尼克，西印度群岛中的一个岛屿，是法国的海外行政区之一，首府为法兰西堡。

于这个笔记本和这支铅笔。

不忍心再看，我接着又写起来，一头扎进了这个短篇，融入其中。现在它是随了我的心，而不是自动发展了。我没有抬头，没有注意时间，忘记了身处何地，忘记了眼前的马提尼克朗姆酒。我已经喝腻了马提尼克朗姆酒，不再需要它。我一鼓作气，终于完成了这个短篇。我感到非常疲倦。我默读了最后一段，再次抬起头来，发现那个姑娘已经走了。衷心希望她是跟一个好男人一起走的，我这样安慰自己，可我还是感到有些悒郁。

我把完成的短篇折起，夹在笔记簿里，再把笔记簿揣入上衣的暗袋里，最后向服务员要了一打葡萄牙牡蛎和半瓶干白葡萄酒，这些东西他们这都有。每次写完一篇小说，我的心头总感到一阵失落，既开心又悲伤，仿佛刚和女人睡完觉一样。尽管这样，我也总是肯定，这是一篇很好的作品，尽管还不能确定好到什么程度。我要到第二天重读以后才能知道。^①

口中的牡蛎带着一股强烈的海腥味和淡淡的金属味，我一边品尝着冰镇白葡萄酒，一边享受着那海腥味和多汁的蛎肉。从每个贝壳中吸出那冰凉的汁液，美美地来一口味道清新的葡萄酒，一饮而尽，空空如也的感觉消失了，我又高兴起来，我想是该着手制订新计划的时候了。

既然坏天气不能避免，我们还不如离开巴黎一段时间，去一个下雪的地方，那里不下雨，只下雪。雪花透过松树飘飘落下，覆盖了道路和高高的山坡。山高入静，我们在夜色中往家里走去，脚下发出嘎吱嘎吱的响声。在先锋山^②南有一座用木头修建的别墅，那里住宿条件极好。住在那里，我们可以一起看书，夜里双双躺在温暖的床上。最好让窗户大开着，这样我们便能欣赏夜晚的雪景或是满天星斗。那里绝对是我们值得一去的地方。坐三等车花不了多少钱，而且那儿吃住的开销也和我们在巴黎花的

① 作者创作的这个短篇是《在密歇根北部》。

② 先锋山，瑞士西南部日内瓦湖东北湖畔的一座小城。

不相上下。

我写作的那个房间，得马上退掉，接下来，只需付勒穆瓦纳红衣主教大街 74 号的房租了，那是微不足道的。前段时间，我给多伦多^①写过一些新闻报道，不出意外，稿费的支票就在这几天寄到。这样的报道，在任何地方任何情况下，我都能写，所以去这一趟的钱还是有的。

或许，只有离开了巴黎，我才能写巴黎，就像在巴黎，我能写密歇根一样。我不太确定现在动笔，是不是为时尚早，我深知，我对巴黎还不够熟悉。实际上，最后巴黎确实是这样写出来的。无论怎样，只要我的妻子想去，我们一定会去。想到这，我吃完牡蛎，喝干了酒，又付了我在这家咖啡馆里的欠账，然后我抄近路冒雨回去——眼前这不过是个糟糕的天气而已，它并不足以影响人的生活——赶回前锋山，回到山顶上那套可以看星星的房间。

“真是绝妙的主意，塔迪^②。”妻子说。她有一张线条优雅的脸蛋，每次我做什么决定，她的眼神和面容都散发着光亮，仿佛接到了丰厚的礼品。“我们什么时候动身好呢？”“随时都可以，只要你愿意。”

“啊，马上就走。难道你不知道我的心思？”

“等我们再次回来，这儿的天气或许已经大晴。等天气晴朗了，再冷一点，这里才刚刚好。”

“一定会的。”她说，“还有，你想到出去玩，真好。”

① 指《多伦多星报》。海明威早年曾任该报驻巴黎记者，后来才辞职当专业作家。

② 塔迪，是海明威给自己起的绰号。这里是哈德莉对丈夫的爱称。

斯泰因小姐垂教

当我们再次回到巴黎，天气果然好了许多，万里无云，令人愉快。城市已经进入深冬，在我们街对面，就有一个出售木柴和煤炭的地方，那里有上好的木柴供应。这里好点的咖啡馆外边都生着火盆，使人在台阶上也能够取暖。我们住的那间公寓很暖和，住在里面令人愉快。我们取暖用的是煤球，那是用煤屑压成的球形煤团，先把木柴点着，再把煤球放在柴火上。街上，冬夜的灯光显得十分美丽。现在，我已经习惯了这里那些光秃秃的树木直指向蓝天的冬日风景。我迎着急速而过的冰冷的寒风，走在被雨水冲洗过的砾石小径上，穿越卢森堡公园。习惯了冬天，你会发现这些没有树叶的树木像是雕塑，而掠过池塘水面的寒冷的风也会和喷泉一起在明媚的阳光中跳动着。去过山区以后，再长的路也不觉得远了。

回到这里，与那些小山坡相比，这儿的楼梯算不了什么，偶一注意便产生愉快之感。站在顶层的办公室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四周高山上每家每户的屋顶和烟囱。房内的壁炉通风良好，炉火很旺，工作起来既暖和又舒适。我从外面买了柑橘和烤栗子装在纸袋里带回来，吃橘子时，剥掉外面的皮，把清爽的小橘子一瓣一瓣放进嘴里，把橘皮扔进火里，把核也吐在火里。因为天冷、写作，又老走路，我总是觉得肚子饿。在顶楼房间，我藏了一瓶樱桃酒，它是我们从山区带回来的。每当一篇小说快要完成或者一天的工作快要结束时，我就拿出来喝上一口。每次完成当天的工作内容，我就会把笔记簿或者稿纸放进写字桌的抽屉里，把吃剩的柑橘装在我的口袋。柑橘留在屋里过夜会冻坏的。

如果运气好，手里的稿件进度就很快。我从一段段长长的楼梯往下走，心里乐滋滋的。我的习惯是必须干出一点成果才能停

笔。而且我还要在当天停笔前把下一步该怎么写想好。因为只有这样，第二天的工作才能顺利继续下去。但是刚开始写一篇新小说时，我就常常没办法写下去。这时我就会坐在炉火前，把玩着小橘子的皮，把皮中的汁水挤在炉火里，看那蓝色的火焰噗噗地蹿起来。或者，站在窗前俯瞰这座城市的千家万户的屋顶，安慰着自己：“慢慢来，你以前也是这样写完的，现在也同样能写下去。你只要写出心中的真实感受就行，写上一句你所知道的最真实的句子。”于是，我真的开始重新提笔，再次书写内心的感受，然后，一切顺利起来。下面就容易了，因为总是有一些是我所熟悉的——真实的感受，曾经看到过的，或者曾经听到过的。很不喜欢那种煞费苦心的写法，像是故意在介绍或者推荐什么东西，一旦发现这种华而不实的装饰，我会迅速删去，取而代之的是一句简单而真实的陈述句。就是在那个顶楼房间里，我决定要把装在心中的每件事都写成小说。我在写作时始终要求做到这点，这也是一种严格而有益的锻炼。

同样在那间房间里，我学会了暂时休息，在我当天停下笔来到第二天再开始写作的这段时间里，凡是与写作有关的任何事情，我一概不想不问不说。我希望这样就能让我的潜意识去构思作品。在这段时间，我可以听别人说话，观察每个事物。以前总想有点时间学习，这也是机会，抱着书本读一读，充实自己，避免思考作品。放松的时候如果还想着工作，真是令人心烦，后面的工作也没法进行下去。要想写作进展顺利，除了自我约束以外，还需要极好的运气，否则，写作简直就是一件耗时耗力的苦力活。步行下楼就感到心情格外舒畅，可以随意到巴黎的任何地方去散步。

如果下午我再换个路线到卢森堡公园去，我就可以径直穿过这座公园，最后转到卢森堡博物馆去，那里有不少名画，现在那里的许多名画大部分已转移到罗浮宫和网球场展览馆去了。我几乎每天都要去那里去看看塞尚、马奈、莫奈以及其他印象派画家的作品，他们都是我最开始熟悉的画家，那个时候，我还在芝加

哥美术学院。我从没停止过向塞尚的画学习技巧，我明白，对于小说创作来说，简单而真实的句子并不足以撑起小说该有的深度，而我的小说，必须具有深度。我从塞尚那里学到很多，但由于表达能力不够，无法向别人言传，再说这也是我的秘密。有时候，如果卢森堡博物馆里灯光熄灭了，我会索性一直穿过公园去花园路 27 号，葛特鲁德·斯泰因^①的那套带工作室的公寓就在此地。

我和我的妻子已经拜访过斯泰因小姐了，她和同住在一起的朋友^②对人非常亲切友好，她那间挂着名画的大工作室深受我们喜欢。要不是有个大壁炉，这里真像第一流美术馆里收藏珍品的房间，暖和舒适，她们用尽可能好的东西招待你，茶和用紫李、黄李或野覆盆子制作的甜酒，这些美酒，气味芳香，晶莹剔透。盛酒的是一个刻花的大玻璃瓶，喝的时候，倒在小玻璃杯中。不管它们是不是 *questsche*，*mirabelle* 或者 *framboise*^③，味道一如那原本的果实，每喝一口，你的舌头上都仿佛燃起一团恰到好处的火，暖和了你的身子，使你话也多起来了。

斯泰因小姐身材不高，骨架却很大，结实得像个农妇。她那张坚定的德国犹太人或弗留利^④人的面容上长着一双美丽的眼睛。她衣着随意，表情丰富，头发浓密而富有生气，发型还是以前大学读书时的那种，这些都使我联想到意大利北部的农妇。她不停地说着，一开始总是谈熟人和旧地。

① 葛特鲁德·斯泰因 (1874—1946)，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先后就读于拉德克利夫学院和约翰斯霍布金斯大学。1902 年前往欧洲，一直到去世，她始终蛰居巴黎。她在文学创作上是一个实验派，写作强调文字重复，讲究集中，其中极致的作品使人不忍卒读。20 世纪 20 年代中期，她的工作室是侨居巴黎的英美作家、艺术家会聚的中心之一。

② 指艾丽斯·巴·托克拉斯 (1877—1967)，斯泰因的秘书兼女伴。斯泰因与她有同性恋关系。斯泰因曾以艾丽斯的口气写成《艾丽斯·巴·托克拉斯自传》一书 (1933 年出版)，这本书实为斯泰因本人的自传。

③ 即上文所指用紫李、黄李或野覆盆子制成的酒。

④ 弗留利：今意大利东北部一个古地区，历史上受到许多邻国入侵，一再易手。1918 年终于回到意大利。1945 年，其东部地区被划入前南斯拉夫。